

文選補遺

三五五



文選補遺卷三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璽書

漢光武記註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書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書皇帝以命諸惟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也告其官云故事誠敕者謂敕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其官他皆放此

答鼂錯璽書

西山真德秀曰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愚曰人之好言或有幸而遇者亦有不幸而不遇者鼂錯一好言之士也言兵體於文帝之朝帝雖未盡行

其言而乃獲重之褒言削國於景帝之朝帝終畧試其言而竟坐東市之誅嗚呼重書褒言者漢法與故事皆未見也而帝特行焉使七國之削得文帝者主之縱有大變帝必有所處而何遽受禍之慘邪此幸不幸之別也

漢文帝

鬼錯傳錯為太子家令上言兵事文帝嘉之乃重書寵答焉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不萬當也

賜吳丘壽王重書

愚曰人臣事君以正直自重則君視之亦重以詭詐自用者無如嚴助吳丘壽王教人以武帝諸臣以詭詐見用者無如嚴助吳丘壽王教人以正直憚者如無仲舒汲黯二人仲舒汲黯雖老死諸

侯傳相武帝視之消重而終得免於誅戮嚴助壽王雖駭見進用武帝教加教責視之稍輕而終不免誅嗚呼不冠不見帝豈嘗以待汲黯者待嚴助軍而以排復畜方朔枚卑者恐不免并以此畜二公者也是以東郡盜發既責壽王之罪而至得寶鼎則日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待壽王直嬰聖之不若視之輕故誅之亦輕此為臣者所宜鑒

漢武帝

本傳為東郡都尉時軍旅數發生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重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智畧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賜燕王旦重書

愚曰一以刑法繩人與以言語繩人均也難然以刑法繩人者是絕凡人自新之路以言語繩人者是發他人愧耻之機燕王旦之悖逆輕疎誅之蓋不可勝誅之而昭帝教責數言辱過朝市愧心一生卒自絞死在

漢不傷大體在燕王不逆大戮嗚呼吾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言語絕人甚於刑法若是我

漢昭帝

漢書武帝崩太子立為是昭帝初集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詎使使為燕王早上書言光罪時年十四後但謀反事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諫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勸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

父死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姪男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恃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耐見

高祖之廟乎

且得書以符璽屬醫上長謝相二千石奉使不謹死矣即以殺自經

賜馮奉世璽

愚曰讀史論奉世功名次通趙克國夫奉世者可以為輕勇之將而非可為持重之將克國持重常萬全而必勝奉世輕勇一不勝則有餘劔矣觀其矯制諸國以破莎車者持僥倖而成功矣其討西羌之姐也欲暮月而奏凱迨至遇敵稍劔而欲增兵遣將兵討而欲自將璽書責元帝之待之者其絳峻厲與宣帝待克國不同嗚呼以奉世為有功則可以奉世次克國則不可

漢元帝

本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及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迄為名奉世具上地刑部衆多

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是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并太常戈陽候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羗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師士大夫行天誅此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此昔不閑習之故邪此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恠之上書言羗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

自守故發近所日夜詣

近所隨處近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

非為擊也

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逆射攸飛穀者羽林孤兒

及呼遠繫噶種

噶音辱羗別種設者謂能疆弩

方急遣

言令速至軍所

具兵五器

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

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徧禪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未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賊也若罷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羗虜

賜淮陽王欽璽書

愚曰元帝侍同氣最厚當時國事出恭頭蕭望之忤恭頭則死堪猛忤恭

頭則死京房之忤恭頭則又死獨是淮陽王不甘恭頭之後
陵而感於外舅張博賂求入朝雖以恭頭得其實不往誅戮
方加重書遣使諭旨此蓋待同
氣之厚與待他臣不同

漢元帝

本傳建昭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
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言尤
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至
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
惟王之心匪同于函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
駸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

之

又使駸論指云云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列
陸下不忍致法加大息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

深當伏重誅臣
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勅諭東平王守璽書

愚曰親親之道寧委曲以全其恩
無寬恩弛以成其過君之威若雷

霆也人之心非木石也一間省間豈不可翻然而悔悟者若
以莊公待叔段之心養其惡而使誅之親親之義安在元帝
待東平王因其數奸犯法而救責之既責大后又責師傳委
曲若此是以東平王竟引咎自新卒完首領無窮手足噫嘻
此七國之變豈亦只
諸侯王之咎哉

漢元帝

大傳字宣帝子也事大后內不相得大后上書
信之求守杜陵固上於是遣使奉璽書教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
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

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關本朝不和流言紛謗自內興朕甚懼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蟠張姓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漢元帝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大后朕有聞王大

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說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不下自他於大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聞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息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不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大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大后

糧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賜寶融璽書

愚曰天下之事欲固人者不能固而或心無能固之款制制敵者不能制而無爭者乃能制之

何也理存而不可易執定而不可踰人自俛首相耳於其下者嘗論光武待寶融與昭列語武使其迹蓋相似也寶融據河西光武非不可力制而曰蜀漢相攻權在將軍幸足左右便有輕重其後融乃懼服之不暇劉禪孱弱疑不足以臣武侯者而昭烈獨曰嗣子不肖君可自取武侯乃終其身無他志嗚呼以他人處此竭吾志盡吾力猶不足銅英雄之心而出其右二君開心見忱遂得群情於數語間蓋不固人而自固不制敵而敵自制者

漢光武

本傳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撫結雄傑河西

器光初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器內懷異心使張玄說豪傑競遂雌雄未決當各據士宇與融西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可為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子計義融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奏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

富地接隴蜀款招之以逼器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與俱還帝見鈞歡甚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

郡兵馬精彊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拆挫羗胡內

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

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

子陽天水有愧將將軍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

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款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

使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

言時難得而易失

款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款三分鼎足連衡

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拜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
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器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
分土無分民自遠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伯斤賜將
軍便宜輒言因授駝為涼州牧置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
子明見萬里之外

賜書

賜南粵王佗書

足齋樓防日委曲回讓不自尊大而所
愧者正所以感動而風諭之者深矣讀
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
大得待夷狄之體○愚曰朕人之道以真實相尚不必
以浮虛相誇文帝以大漢事功一南粵此建瓴之執
也帝處此時再三開諭略不較強弱初言側室之子抑
何早也繼稱南粵為王抑何遜也他日南人自懼服其
下何待粉飾大言幼以威而脅以粵奉書稽顙稱臣之

不朕嗚呼文帝一言之真親者世之人待臣妾
亦焉用虛言相誇哉

漢文帝

漢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高帝定天下為中
國勞苦遣陸賈立佗南粵王使和輯南毋為南
邊害與長涉接意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閩市鈇器佗曰
此必長涉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力也
佗乃自尊為南武帝功長涉邊取數縣高后遣陸盧侯
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不能踰嶺歲餘后崩罷兵佗
因以兵減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後屬焉東西萬餘里
乃乘黃屋在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帝使告諸侯從代
來即位意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
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
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
中大夫賜佗書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弃外奉北藩于代西山曰即此一語
便可感動夷夷道里遼遠壅蔽樸愚

未嘗致書高皇帝弃郡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
事不幸有時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為變故
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字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
之灵功臣之力誅已之畢朕以主張侯吏不釋之故不
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
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
弟在責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西山曰按此二事各從事其半蓋威德
兼尽之道也前日聞王發邊兵於邊為寇災不正當其時長
沙若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

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入父母得一二十
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太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
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
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
自治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一乘之使以道
其道是爭也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弃前患
彼此共弃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
王亦受之母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中
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日褚上中下者願王聽樂娛憂存

以綿裝日褚上中下者

願王聽樂娛憂存

問鄰國

陸賈至南粵王恐有頓者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遺匈奴書

西山真氏曰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諭以事在故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便無

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邪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偏邪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諱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也

漢文帝

漢書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河南地為寇詔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遣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云云前六年遣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此冒頓單于

使係辱淺遺朕書

云願寢兵休士除前後事故約以邊安民世世單樂朕甚加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

以遣單于甚厚皆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

賢王事已在故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

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

有功甚吾兵事服

言天子自听服也

繡袷綺衣

袷者衣無絮也綺袷綺衣以綉為素綺為裏

長偽錦袍各一比踈一辨發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

一胡帶之鈞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

夫意謂者令有遺單于

遺匈奴書

漢文帝

漢書冒頓死了稽粥立既老上單于歲入邊故掠入馬漢惠之使使遣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

謝孝文後二年使使
遣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中

郎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受沮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

先帝制長城以此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

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

臣主相安俱無暴害今聞滹惡民貪民滹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按頽氏作

趣字句絕今作降字句絕其趨皆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

然其事已在前矣亦猶前書事在故前之意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離

說寢兵休卒養焉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

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

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北道順天恤民世世

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

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藜金

帛綿絮他物歲有數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詳今天下大安萬民

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

謀臣失皆不計是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下頗覆地

不備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天道也墮壞前惡

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

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

入句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

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遣朕書和親也定亡人不足

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大執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賜嚴助書

愚曰嚴助者縱德之士也助之詰田蚡諫伐南越遂啓武帝窮兵之端因貧賤辱於友婿乃假會稽收守之任此其心術已自不正武帝賜書咨以春秋而不以蘇秦縱南門則無建章之役矣必誠初稅畝則無均輸平準之苛矣必誠晉離姬生申則無矣太子巫蠱之禍矣柰何助不足語此惜哉

漢武帝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賜趙克國書

西山真氏曰按宣帝克國君臣問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然君明臣忠千載師下猶可師也○愚曰人主下事可不親而大事不可不親他事可不親而兵事不可不親夫尊無敵與者君也或一旦而與我為敵豈宜置諸念慮外哉山東之兵二世不親而德霸上之耻漁陽之兵明皇不親而胎馬鬼之辛邊事至此國之憂也宣帝厉精為治之主者也各君決事人或以瑣碎少之及讀賜克國璽書往復四五其皆可栗其將可助其時遣兵為宜其處屯田為便歷歷議其當而後止此豈若二性明皇付之邈然不知者故破西羗淮克國之而亦宣帝親處之力

漢宣帝

漢書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及上遣丙吉問克國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克國曰兵難踰度羌

虜至今城圖上方畧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並兵出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克國欲捐罕开之遇隱而弗章先誅先零以震動之義者以為不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進壽為強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

敕諫克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
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
煌寇少兵民少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
芻藁束數千其言貴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眾不早反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

畜食多

畜讀曰畜類木食字句絕

滅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數

疥

疥寒創也竹足及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

而勝

類木微字句絕

微將軍誰不樂此者微猶無也今詔破羌將軍武

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

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西千人

姑強名兒庶反

亡慮

萬二千人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早羌入

鮮水北句廡上

句音鈞謂水岸曲西有廡稜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

千二百里將軍共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

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甚以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尾解者已詔中郎卯將將胡越攸飛射士
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千五星出東之中國大利
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吾弗敢戰者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議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克國既得讓以為壯在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謝罪因陳
兵利害日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
不煩兵而服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呈書振從克國計焉後罕竟不
煩兵而下其秋克國病上賜云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
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詣屯所為將軍

副急因天時地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羗即

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羗疆弩將軍時羗降者萬餘人克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

兵屯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
兵至書遂上屯田奏報曰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更復奏克國
上狀

條不出留田便宜
十二事上復賜報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

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
不計虜聞兵可罷且兵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兵
屯復殺略人將何以止之民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此語謂本始五年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其意常恐
今恐不出得亡變生典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克國奏以
為化田內有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命田為必命之
具其土崩歸德宜不文矣永想魏相曰後將軍數畫冊其言常是臣任
其計必可用也上
於是非克國云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羗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
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入馬數將軍彊食慎
兵事自愛

策書

封齊王策

愚曰書載詰命所以可傳万世者雖以其嗣亦以
其人執帝子凡立五齊懷王燕利王廣陵厉王三
子月日受封今讀策命詞語申以風土之宜教以補佑之義
語言温厚直有成周訓語風度班史謂號令文章榮然可遠
者此土尤者惜數子成天或自殺意無伯禽康叔之葉三復
策書吾重為三子愧

漢武帝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闕為齊王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
違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服之
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
子息悉爾心久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廼凶
于廼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燕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
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功邊吐朕命將率

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師降旗奔師薰
鬻徒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母作隸德毋巧廢
備非教士不得從微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
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
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
兢兢廼惠廼順毋桐好逸毋逐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

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賜韓福策

西山真氏曰按漢世待德行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樊勝為光祿大夫瑯邪郡漢亦以清

行微用為大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曰遣勝漢日惟元如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日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政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富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君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洋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節葬雖無道然其自遣節義之士思意懇懇甚備豈非其脩飾立名之時歟

漢昭帝

本傳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為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師時元鳳元年

朕聞勞以官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其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賜史丹策

西真山氏曰按漢元大臣有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過丞相

亡禮廉聲不聞教慢不遜立以扶政即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教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真是與帥意無佩言靡有後言望之賢公卿也其罪時與丞相亢礼耳而免策有陷于茲穢語已非所以待臣鄰其後成帝見薛宣程方進哀帝元孔光師丹馬言傳喜皆極其功責無復迂就是講之意万進至於自殺故師世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世策書恭澤病切君子作文為貢者諱丹經為儒世宗億為國黃苟親傳聖射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已其天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言師試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胡請四者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象心有以尉復師傳之臣上從林言賜爵閔內侯今觀成章免史丹策其詞順温厚進退大信體故錄云

漢成帝

漢書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哀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大留
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立十斤安車
駟馬其工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賜諸侯策

愚曰古今侯王以弱侈而失國者何限為不明分
耳光武制節謹度教語蓋得佛心之要嚴於閔之
所以深於愛之也此策語二十七字
蓋真諸侯王座右銘云

漢光武

漢書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為列侯大因四縣
餘名有羞語日人情得是古於放縱侯須君之諸
忘慎之罰義惟諸將業遽功大誠詐得之無窮宜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旦具頭放末訓名籍未立
者大鴻臚賜翅上朕將若而錄之
乃遣謂者即授印授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

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勅書

勅責楊僕書

西山真氏曰教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御
將帥者略見茲勝嚴助

大學親執觴而餽

典饋同

執爵而酌

音胤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
酒謂食已而蕩口也

祝錫在前祝鯁在後

錫古鯁字謂食不下也
鯁鯁故為脩祝以祝之
老人好

公卿奉

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
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親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
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窮堯
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也而改之從善無不

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
縣築長城以為閼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
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
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
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
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困民之力不過歲三百什
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
八百國之民尚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
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戈獵之娛天下弗

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
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
懷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

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信矣夫口愚曰人王命將進退賞
罰自有其宜非鼓之投寵之不為過鍾室之擊刑之不為
慘其術固有神而不可測者武帝挾其推豪之氣眇視諸
將至於教責樓般將軍楊僕歷數五過而功不與夫縻酷
吏者也則其為人亦可知也若以施僕者施於強悍之將
憤心一生逃而為樂殺叛而為懷恩恐非國之福也故幸
而武帝足以馭之亦觀武帝教責楊僕
雖稱快於一時而不可為法於後世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光破石門尋愜非有斬將騫旗之實

也烏足以矯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搥死人
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逞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
精兵不窮進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
連歲為朝會不置酒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
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夫
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
力問君賈紉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
挾偽于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
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

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敕東平王傳祖詔書

西山真氏曰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廷處之曲尽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謂

漢元帝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
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
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
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
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告諭

遣嚴助諭淮南王

愚曰武帝年方二十四聞邊之心不可道
褒諭淮南數語適餘罔趙作服之後故遣
使獎借不終亦如遣議臣非朔方十不過一而嚴助巡邊意
以語田蚡者詰淮南矣此可推武帝之本心

漢武帝

漢書嚴助傳武帝遣兩將軍誅閩越淮南王安上
書諫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
漢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
諭意風指南越還又諭淮南曰

皇帝問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

之體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

畜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

民南夷相攘

謂相侵
奪已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惧焉今王深

惟重慮

惟思也
慮已也

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

地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

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愚曰讀文帝賜匈奴書其辭委曲
有兄弟之和讀元帝賜單于書其
峻辭截有父子之嚴非元帝之過於文帝文帝當英狄之強
故委曲以盡其情元帝除英狄之弱故峻截以示其分所遭
不同所
慮亦異

漢元帝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

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

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閑梁陣塞非獨以備寒外也亦

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言故明法度以專衆心
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恠其不罷故使大
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文選補遺卷三

文選補遺卷四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秦疏一

西山真德秀曰漢自高帝以來有未以宮疏言事者賈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與

至言

龜山楊時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論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

故禹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西山真氏曰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論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也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帝雖未至是然不與廷臣圖議政事而與之歐馳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踊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開也邪其不得為醇仙以是執○愚曰問漢家受言之路者文帝也倡漢亡敢言之風者賈山也秦立妖言之禁高惠不及除而文帝除之是以天下人方與言秦

蹈覆亡之轍他人不敢引而賈山引之是以天下士方敢言故山
去而誼繼之誼止而錯經之諫章彬彬相踵漢四百年不罪言者
其源蓋兆於此文謂山非醇儒夫山言養士尊老講孝皆識王
道大綱豈若章句儒咕咕守專門者雖不醇猶醇也他如言淮
南王無罪衣鑄錢之令言多微自上不加罰墮錯不可大用而
用誼可大用而難可至山不加罰而全不見用難而用尤難哉

賈山

本傳山穎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賞給事頻陰侯高
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殊
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
下少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
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賦劔重數百姓任罷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赭衣半

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戴目者言常遠

視有異志也傾耳而所言樂禍亂

一夫大譎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

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
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其殘阿房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罷騎曰馬驚馳旌旗不撓

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

馬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

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

全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曠日十
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銅冶銅其內漆塗其外被以
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美葬之移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美焉

顆謂土塊蓬顆言愧

上生蓬者舉此以對象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

秦以熊羆之刀虎狼之心蠶

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
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
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故切直之言明王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

知也地之硯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
惡積無不猥火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閔龍逢箕子比
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
竭其智勇堯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
也放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
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厭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
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頭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
又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

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
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
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
公卿比諫比方事類而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諉於道商旅議於
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
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
不為臣然後養三老於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
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虜縣稱也石
百二十斤稱銅鉄之斤石以鑄鍾虜言其奢秦虜猛獸名謂鍾
鼓之附飾為此獸虞音鉅

節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
作謚三四十世年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
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日死而以謚
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
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
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
身死終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
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
以莫敢告者何也已養老之我亡輔弼之臣亡進諫

之士

山指秦之失
昇歸於此

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以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是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大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故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憂故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教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非

錫衰麻徑

已棺謂已大歛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也

而三臨其喪未

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若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間不忘也今陛下念恩祖考術追厥躬圖所以昭先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日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美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之士皆

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歐射獵一日再三出

西山曰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賢將不肯從人主歐馳射獵矣

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急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听縣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揚天下男子壽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凶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

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痼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臾毋死愚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照四方鄉風今從蒙僕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免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

自此而下盡發

規諫本意

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

之道此說文帝行養老尊賢之事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

下所幸可此語非所以遵人主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

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學之

士不得於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那臣莫敢

不正身脩行尽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導尊敬

恭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

懷丙繫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

臣竊愍之此天下名言也陛下與冰臣宴遊典大臣方正朝廷

論義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愚曰恭漢間人不廢學當沈焚兵戈間賈山學於祖文魏傳士弟子祛誼生高帝八年學於固辟李期明堂正朔制度皆悉首以文筆頭學可廢乎

陳政事疏

東坡蘇軾曰此憂治世危明主也○又曰世嘗咎漢文不用責生以為深恨臣嘗推危其

昔功頡不然賈主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一時之良策然

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說氣三

表五餌人議其疎而欲以用中行說元不可信矣正如

趙拔之輕恭季信之易楚善文帝亟曰其說天下殆將

不安使賈誼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不然文帝豈寄

不之主絳灌豈蔽才之士哉○東策呂祖謙曰以傳所

序考之則纂集誼前後所上疏合為此篇以雖之詳考

之則綱脩相應又似一時所上何也孟歸哭依弟文息

其間耳如痛哭一條稱淮南厲王之謚而厲王進謚置

國殺文中十二年又稱馮敬長者涓其由而馮敬之死

當在文帝十三年因者皆非証初為梁王太傅吁事凡

此類皆班氏所附入也。可為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可為流涕者二謂匈奴媿媿侮掠者可制之策而不能也。可為大臣長甚者有六見於史者有三變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臣也。詔之所論大抵以事述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開馮太史公曰賈誼昆歷明申商熟味所類諷然有洙泗曲制未見厲申商者讀至於諸侯王皆衆體解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之以芒刃不其則折數詩而後知之。孟子吾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此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具教之不缺政而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唐仲文曰誼學出管子專欲以智力防後世與三者規摹亦列只是論德教與教太子禮大臣近王又曰誼未純王佐然去伯位亦遠矣。又曰沼安策不為文帝當時說為文帝後世慮又曰治安策不因前席不敢陳。○愚曰賈生有王佐之才而未聞道故其識可以料一時其道不足以淑萬世。夫孝文之時蓋可與有為之也。經制不定且乘此考帝皇之舊賈生通諸子百氏之學又雜以刑名論諸侯王替擬而不追五帝邦近右之制其流必至削土因而後止論太子當教而不術禹湯文武之學其流必至受術數而後止論治匈奴侵侮而不考

天保采薇之規其流必至窮丘虛耗而後止論體貌大臣而不正冢宰總伯官之綱則必有外戚篡國官官專廢立而宰相不能制矣言富民奢侈而不明三代風教之原則必至如竟貢禹所謂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矣論變秦俗明制度而不襲明刑弼教之曲則又必至如魏相所謂子牙殺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十二人是嗚呼以文帝好言之主宰從生言生及此時不明大道復古制致漢不能為唐虞三代曾未易世弊不勝言誼之咎也。伊尹納君堯舜之心周公徑國制用之畫不如如此其至過湘吊屈憤懣自傷哭泣至死絕此豈不知道者誼有才而不知道悲夫。

賈誼

漢本傳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定疏閣諸侯王告丞相周勃及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以誼此誠上下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通鑑載之孝文六年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是實知治亂之休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捨音倍攘亂貌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帝恭儉之君然不能不耽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令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忘極文帝在位先作顧成陽德廟達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休者得佐下風致此

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雖至熟也使舜

禹復生為陛下計亡必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

今建五國秦大其執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

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此指淮南王長居國

天下六年謀反廢徒蜀道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此指濟北王與居齊惶

大原發兵及敗死今吳文見告矣時吳王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

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言景大也權

力且十此者孱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

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祿病而賜罷彼自丞

尉以上偏置私入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

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術操刀

必割太公曰日中不萋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時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今令此道順而全

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抗其頭而到之

墮音大規反豈有異秦之季世孱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

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皆亡羔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音步起非有一人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諸公羊者廼為中消其次厘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真古德字渥厚也然其彼十年之間反者九起

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

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及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亦

時強為亂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

淮南六七貴人皆亡羔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誣歷數四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之盛德孰能容之哉若此

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

而天子自為者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席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甚

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
之不肯聽君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

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

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悼如敬

馮無擇子

名憲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悼勇也

適啓其口已首已陷其凶矣陛下

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
也其異姓襲是跡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
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
斲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
之何屠牛垣屠牛名垣孔子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

者

曰鈍

所排繫剝割皆衆理解也

解文節也音胡解反

至於髡髡之

所

髡股骨也髡髡上也言其骨大故鈍斤斧音寬陸

非斤則斧夫仁義是厚人主之

是刃也權執法制入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皆衆髡髡
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是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

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誣前言墮骨肉之屬而執到之無以異秦之季世今乃勸帝舍

臣刃而用斤斧何以自相交耶

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困趙資則又
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
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延在二萬五千戶耳

吳芮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
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擣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
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
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欽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今
如長沙王欽臣子易菹醢則莫若今如樊鄴等欽天
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使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少則七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莫不制從諸使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
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
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不燕梁他
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達以為國空而置之
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者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
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

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滿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所以受封之入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亡頗人也

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
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
莫慮不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

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

不生

利幾項羽將羽敗為陳令
降上侯之潁川後反

業奇聞章之計不萌業奇聞章
皆與淮南

王謀及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

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復朝委喪而天下不乱

置遺腹朝

委喪皆未有所知也言天下
安雖赤子遺腹在位循不危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

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

一腔之大幾知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

信一二指憐身慮亡聊

憐謂動而痛也

失今不治必不瘡疾後

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跌盪

音蹶疾是下曰蹶疾

不可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

瘡也又苦跌盪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

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

足何也今匈奴娖媯侵掠至不敬下也為也天下患

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

主上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之下之禮也是及居上者

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豈倒

懸而已

重讀

又類辟且病

辟音壁是病
非音肥風病

夫辟者一面病

靡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壽不輕得復

雖受高壽之賞猶將禦
寇不得復除逸豫也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侯望烽燧

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

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

既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甌不息長此安窮進謀

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

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

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

奴

新書此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三表
之說不可曉五餌畧見匈奴傳贊

行臣之計請必係

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其伏中行說而答其背

說奄人也
漢使送公

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
之因以漢事吉匈奴也

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

敵而獵田鼠不搏及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

患非所以為安也

此亦識射
獵之失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

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謂流涕者此也

新書此下一節天
子之相親為丞相

諸侯之相親為丞相天子列卿執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千石天
子親親曰大后諸侯親亦曰大后天子妃親曰后諸侯妃親曰后

天子高門曰司馬諸侯宮門為司馬天子車田乘與諸侯車曰乘
與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云云此不行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此太息之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備諸緣

內之閑中閑賣奴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較之表薄紃之裏縹以備諸

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當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庶人入屋壁得

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其勿者殆

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早綵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

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於既一人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

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

寒切於民之飢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

其勿矣盜賊直湏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如為大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

毋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弃仁恩謂商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

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

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借父擾鉏慮有德色毋取箕帚

立而誅語誅罵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併音步婦姑不相

說則及脣而相稽稽計也說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慶厥六國兼天下功成
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
遂進取之業信讀曰伸 一曰信任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
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天下大賢謂高祖也彙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道風餘
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弃禮誼
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
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剽謂割取也音殺
塞兩廟之器塞取也兩廟高祖惠歸廟也音塞又音塞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

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
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
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適
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讀曰響道類非俗
利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禮筐篋所以
威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
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
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僇不脩

則壞

植建也僵偃也音疆

堯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

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若以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

而憂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

並起萬民離散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

虛讀曰墟謂立墟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

幾讀曰莫下同豈如今

定經制也經常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

衆信謂其為忠信也此

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執持而夫若經制

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利船也詩云緇綱維之楫音集又音楫中

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夏為天

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

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

止人性不甚相遠也

遠音于

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

秦無道人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

舉以禮

廼始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

齊讀曰齊

見之南郊

見於天也

見音胡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

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嬰兒体色赤故曰赤子耳

昔者成王幼在

緝抱之中君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為太保師保
其身體傳傳之真義師道之教訓保安也傳輔也此三

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
少師是與太子宴也者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
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
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冀之使
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
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於不正人居之不

能毋不正猶長生於楚之地不能不言楚也故擇其
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音讀日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

得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實如自然及太子少長
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
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
賢而貴惠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
而尊壽則貴賤有等而不隲矣隲與踰同帝入太學承師問
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

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

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有則諫進善之旌進善言者誹謗之

木誠惡事者敢諫之鼓則擊鼓瞽始誦詩工誦箴諫大夫

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

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

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鳶和鳶和車步中采齊樂詩名也或作薺趣中四

夏樂詩名趣讀曰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

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息且明有

仁也速音于萬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

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

者告訐也許謂面相斥固非貴禮誼也所上者刑罰也

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

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

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親殺又曰艾草菅然讀艾

曰艾刈管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

理故也道讀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也者其已事可知也
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
其轍迹可見也亟急也音居力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
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
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
也若其暇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貫立工宦反夫故專之人生
而同聲者嗜讀曰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
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

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
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
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
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
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
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
時據此之功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執然而曰禮
云禮云者責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
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

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

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弃置也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與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之歐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衰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

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叛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

幾音輝依反

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

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
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
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般同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
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
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
該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礼治以君子
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削之卑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千六其芻者有
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卑不加其身者尊君之
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遠非也所以体貌大
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
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

曰伯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

而令與衆庶同黜削髡刑笞馮罵弃

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乎彼戮辱者不恭恭迫辱迫迫天子也

庶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

心孝天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曰當問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

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忘噐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

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籍也音子余反夫嘗已在貴

寵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

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

官司寇小吏詈罵而傍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

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者

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

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

而頰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行音明剛反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

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

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

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

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頰讀曰鍊

亡耻集詬亡節集詬謂無志分也集其音胡結及詬音后廉耻不立且不好自

苟若而可故見刺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

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

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

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

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廢人刑不

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

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汗穢淫乱男女亡别

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脩坐罷疲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曰下官不識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

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

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羗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

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

弛上不便人頸鑿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如刀鋸鑿古戾字音盧結反其有大

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粹抑而刑

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

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入矜節行上設廉耻礼義

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
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
私利不苟就言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他也故父兄
之臣誠死宗廟法廢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
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
城者比物此志也此言聖人屬此節行以御群下則人皆懷德戮
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許狀若金城也尋其下
文義可彼且此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王
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
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

六尺之孤此屬庶恥行誼之所礼致也主上何喪焉
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陳放民私鑄疏

愚曰古者鑄錢以利民復此鑄錢以利

吾不知其何心逸遭大水鑄歷山之金湯遭大旱鑄莊山
之金利民也管仲相齊行泉布以富強漢武征伐更錢弊
以贍用利國也至若操柄不出於上鼓鑄興作於下其利
未及於貧民而多專於權奸之家又不如不鑄之為愈孝
友尚寬枚鑄之令夫也夫以鑄錢財遇王者皆權奸之徒寄
後卒殺逆鄭通大夫也夫以鑄錢財遇王者皆權奸之徒寄
之故也民與國何我賞山曰錢者亡用器也而可易富貴
人主之操柄也而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也山言與誼

合旨

賈誼

食貨志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
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誼諫云云上

不聽是時吳王鄧通各鑄錢故吳鄧錢布天下

法使天下公得顧謂顧庸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鉄

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

得羸殺亂雜也言不雜鉛鉄則止利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

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弊之執各隱屏而

鉄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

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

走者甚罪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

鑄鉄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

賴焉又民用錢群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

錢百枚當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合滿平也或用重錢平稱不變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

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法錢不立依法之錢吏急而一之虐則大為

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

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

蕃擇其耒耨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五谷不為多善入

休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

而忽固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

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

起彙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
錢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
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
鑄錢黥罪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
作者文於耕田之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呂御輕
重錢輕則呂術歛之重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
作兵器呂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別賢賤五矣呂臨萬
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美奇居宜反殘餘也美既益也則官富實而未
民困六矣制吾彙財謂可彙之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

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論積貯事

愚曰積貯大事也博曰國無三年之蓄則非其國文帝躬行恭儉以之儲峙豈不餘裕而誼猶廉然公私之積何也蓋文帝恭儉是節之道也賈誼勸農是坐之術也節之者裁其所入而求之上生之者浚其所出而求之下二者交盡則儲其餘以備一朝不測之須噫世主皆若此庫有餘帛度有餘粟雖桑孔驅鈇復生亦可待健出巧詐為國家根本之傷

賈誼

漢志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誼說上云云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闢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管子與管子同管子管仲之書

民不足而可

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

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

力屈也屈尽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織細也悉尽事也織與織同故其畜

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火殘也

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眾殘謂傷官淫侈之俗白日

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

泛方勇文莫之振救也振舉王之者其少而靡之者甚

多靡散天下財產何得不屢音厥屢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

十年矣樂近也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

顧狼姓怯是喜还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十賣爵級又賣子良

聞耳矣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音問文丁念反危者若是而

上不驚者沾危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朝以相恤胡何也卒然邊

境有急数十里萬之眾國朝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

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橫也罷夫羸老易子而齡

其骨罷讀曰疲齡齧也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

爭起矣疑謂曰擬擬借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圖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

成以攻則取以守耐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相而
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歐音驅著使天下各
食其力未敢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每言皆趨則畜積足
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廩廩危也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庶何竊為陛下惜之
乃不為而常不足廩若此

請封建子弟疏

愚曰賈誼封建侯王子弟雖明一時之執未
考三代之制故其言驗於後者持以其執觀

之而中耳淮南地亘數千里而梁壤地編小長次地隘不足回
旋此皆漢初草創封建無法而然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胎
禍至此誼故改制度者也不考古制何邪古者建國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壤地既定各無邪心誼若按古制分
天下為五等自可杜淮南濟北之謀何至七國削而叛而討
者厥後齊楚之反梁帝增力強七國以梁為限而不敢過淮南

地割力弱七國至說淮南而不敢應誼之所言驗如著卜吾知誼自
傳長少以來諸侯胥大積薪之勢皆知其必然者噫郭若復古制之
為善

賈誼

初文帝以化王入即位後分化為兩國立皇子武為
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梁王後又徙代王武為淮
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參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
子誼復工疏云云帝從其計徙惟陽王武為梁王得大縣
四十餘成陽王喜為淮南王
○通鑑載在十一年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入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

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

蕃輸得
宜則副

主安固故曰皇
太子之所恃

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

矣而唯陽之北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

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

國而今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攻訖人主之行異布

衣布衣者飾小行統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

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及者

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斬而起二三去不義諸侯

而虛其國不義諸侯諸彭越黥布等擇良日立諸子唯陽上東門之

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東面最北出門曰止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

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十

里越兩諸侯兩諸侯梁反。淮南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

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

稱此其若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

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

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列城縣與東郡

以益梁不可者可待伐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

北著之河新鄭縣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捷謂立封界或曰接也則

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

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

世之利也帝及太子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

後陛下且見之以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

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

難以言智苟身止身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年之

後傳之老母弱子按此亦所難言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

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

陛下財幸時又封淮南厲王四人皆為列侯詎知上必將復王

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恃逆上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

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

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

大父與伯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刺手以

衝仇人之匈國為俱靡向已淮南雖小點布嘗用之矣漢存持幸

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

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割諸荆

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預備陛下少留計後

四歲齊文王薨無子文帝思賈生言延分齊為六國盡立厲悼惠

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

三子俊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符舉兵

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主武帝特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

國亦及誅○帝氏曰四齊王

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

文選補遺卷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選補遺卷五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奏疏二

論貴粟

東萊呂祖謙曰鬻爵始於文帝而侵淫於文帝

得復一人武帝務在勸農故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
夫免繇役爵得至樂鄉有止法則其權一時之宜而為
是法制亦已周密然下式輸財助邊賜外繇四百人則
不止於復一人矣晚賜爵在庶長駸駸於封爵而無禁
則其過於樂鄉不知其幾倍自是而後補即除吏亡義
而有財者頭於世財即選棄吏道雜矣然其未年選用
之序猶未至於能否混殺有可取者黃霸以入粟補馮
翊卒吏而領郡錢谷計簿書正以察廉補河東均輸長

累遷至郡守而於農桑畜

治行卒為

此其用之為

法也惟其入財補官之人不隨其才而泛

使之益見其為冗也○愚曰人臣心純乎理故其言醇人

臣心雜乎術故其言疵詎與錯同以貴粟言也詎不遇田

抑未重農而錯乃曰賣爵除罪帝從其言而置募粟之爵

史誇其功而紀粟陳之由嗚呼以文帝之恭儉加以重農

抑未違之數年自可殷富何待以術募民而計之者賣爵

不已則習為故常必至西園諸價閱內侯八錢五百萬如

桓靈矣除罪不已則作奸犯科徼倖苟免必有子弟歌父

兄妻夫凡二百二十二人如魏所相言矣錯之言計小利

而傷大体不如詛言為善也史謂賈誼晁錯明申韓而議

論不同又謂公孫弘仲舒以儒學飾吏事而心術不同何

耶○又曰晁錯實粟若就文帝之時區處自有其道按食

貨志漢初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

入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轉關東粟給中都

官歲不過都官數十萬石又按梁孝王居天下膏腴也府

庫寶玉多於京師嗚呼禹貢納粟納結之法周官九貢九

賦之式所以取於侯國有制而非但私其土地人民也錯

知削七國之地而不知貢侯王之賦移此區處方不削之削
強舉弱杖實粟一盡也豈待賈爵除罪哉

晁錯 本傳錯隸川人○通鑑載孝文十三年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食讀曰銅衣於既天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而國已揖瘠者瘠瘦病也言無相棄以

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

避湯禹加以止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

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地土未盡墾山澤之

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

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首禦風霜不求靡麗飢之於食不待甘旨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繹也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

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周謂周徧而流行

此令臣輕皆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

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坐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

一日成也數十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

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公後其能耕者不過

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代薪

樵治官府絡繹後春不得避風鹿夏不得避暑熱秋

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

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

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

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亡者取倍

稱之息取一價一為倍稱舉也今俗謂舉錢者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

貴者矣而高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敗賣行賈曰高坐敗

曰買列者若今事操其可贏日游都市奇贏諸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

而一說奇乘上之息所賣必倍上所急求則其買倍貴故其男不耕

耘女不蚕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梁好粟也即今之梁米亡農

夫之苦有什伯之得汗謂千錢伯謂百錢今俗猶謂百錢為一百伯莫伯反困其富

辱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教冠蓋相

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車縞素也縞精白者此商人所以廉并

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以富

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

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近而欲

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

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

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

富人先列反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漙漙散也夫能入粟以

受爵皆有粟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

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

心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功

令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復三卒之算錢或曰除三夫不作甲辛師

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方曰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

卒為于偏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也百步帶甲百

萬而止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

本務令民入粟受爵主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五大夫弟

九等爵復方目反

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

出於口而止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

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

受爵免罪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

爵工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給數為差錯復秦宮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

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滯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之時有軍後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諫除上林苑

陳季雅曰東方朔得幸上以俳優蓄之如諫上林苑三陳不可之說最為深切而武帝

諫不聽蓋上卒玩之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戴溪曰東方朔此諸子中最為諫諍有益者猶以諛諧

自致見輕當時取誠後世士君子固不可不自重哉○愚曰
士君養名節而不為利所動故言足以感動人至行足以感
動天下是故不可輕也武帝惟以談諧視方朔言雖直而不
加罪方朔惟以談諧視其身言雖擯而更受爵五觀上林一
苑度民書困之事也三不可之說言之頗為剴功吾丘壽王
左之則從東方朔止之則不從武帝不賜譴責更加朔大中
大夫賜金伯斤言既不聽而又惜賞以餌之方朔受之不為
愧武帝視之以為輕宜也噫士君子平日不養其節行一旦
雖危言正論何足
感動君子哉

東方朔

武帝建元三年上招選莊助朱貢臣五兵壽王司
馬相如東方朔枚舉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
臣亦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好談諧上以俳優蓄之朔時
直諫有所補益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方朔諫曰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衣
之應應之以異令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即臺下
周屋

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下為變則三輔之地盡

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鄠祖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

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

淮北有河渭其地從阡隴以東商雒以西商與上雒二縣
汧汧水也隴隴

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

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
海者不物所出言關中山川

物產饒富
謂之陸海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擅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土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稊粟桑麻竹箭之饒

土宜薑蕓水多鼃魚貧者得以入給家足無給寒之
憂故艷鏞之間號為上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之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葉成功就敗事損耗五谷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
狼之虛讀書又壞人家墓發入室廬令幼弱懷土而
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
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亂馳曰驚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
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一日之樂謂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

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

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紂於宮中設九市

靈王起章華

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
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賞萬死不勝大頽陳泰

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黃帝泰階六

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子主一下階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乃拜朔為泰中大夫給事中賜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論限民名田

愚曰井田不復而後名田之說興名曰不行而後口分世業之制起嗚呼井田之行天下無貧民名田之行天下無豪民而又有口分世業者何也蓋以名田較井田無強豪兼并之害而利不及於貧民以口分世業之田較井田無溝洫鄉遂之制而利均及於貧民仲舒所言特激於一時之臆仲舒不行於文帝而師丹改行於哀帝是對庭者而言夢也嗚呼井田不可猝復故行名田又不善行口分世業之田

董仲舒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役役費並興而民去本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主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經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閔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俱也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閔中民亦種宿麥今毋後時又言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

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高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雖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戌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益鉄之利二十陪於古秦收田租又出口賦官又奪益鉄利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

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
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
名田古田也各為力限不使富
足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塞并魚之路鹽鉄皆歸於
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不得專
殺奴婢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
力然後可善治也

陳昌邑王疏

西山真德秀曰王吉龔遂之事昌邑王
可謂不負所職矣王以失道廢二人當
力褒專以為人臣之勸可也而僅得減死且被髡鉗
之罰霍光於是失刑政也

王吉

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
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千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
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
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里頗廢耕桑治
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
事時舍於棠下而听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
其仁恩至孝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游馮式樽銜驅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
馳筮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
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匿薄數以爽脆

之王体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非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沾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体有喬松之壽美声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曠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急於宮館園池弋獵之

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心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嫉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

饗國之福也臣言愚戇願大王察之

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

今日寡人造作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教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十肉五百斤泪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於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如帝崩霍光秉政近昌邑王吉郡奏書戒王

條國家便宜奏

趙汝愚進經濟錄奏劄曰切惟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事

功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魏相為丞相數條漢於此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所言請施行之此最明於治体之要也○愚曰處閭弱之世者宜於立法事英銳之主者宜於守法宣帝天資明達勇果不患不及而患其

過故帝可以有為而相未嘗遵帝以過為凡條列昭帝所行寬大二十三事皆除苛從寬之規晁錯賈誼等所言施行又不過務農積貯之說比魏相養成德性惟帝扶莫明而失之太過也此之荆辟執已引見進少年紛更天下事者不同

魏相

本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為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也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益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時元康年間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寔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体時用之宜惟民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息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之饑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覓微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被池禁秣馬酤酒醇積所以周急繼因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

光帝謂孝昭也

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已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大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

使至於此類明詔振旅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
騰踴臨秋收歛猶有乏得者至春恐其亡以相恤所
羗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
唯陛下留神元元師繇先帝威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明堂月令奏

愚曰魏相佐宣帝自地節三年至神爵凡九載其存也可書災異多而祥瑞少其亡也何

書祥瑞多而災異少夫宣帝好祥瑞之心甚於孝武相逆窺其心素矣故今日條郡國逆賊風雨明日采易陰陽朝堂月以陰陽災異之說日警醒之而不使好祥瑞之私頃刻歲於胷次居中裁抑謂然古大臣儆戒之忠也至日陰陽不和咎在臣等不但警君又以自警也後有奸臣掩天災不言既不警君又不自警待上以災異策先者大有愧矣

魏相

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
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順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四時不惑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
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
神原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生南方之神炎
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西方之神少昊乘兌
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
冬水為智智者謀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土

水為智者謀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土

土為信信者成
成者直故為絕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

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

秋興震治則華東興離世則世天地之氣不閉塞也夏興坎治則

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

時乘治也節授民事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

五穀孰絲麻道山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

若是則君尊民飢上下忘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

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

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看王事

之本郡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

必純取法天地而見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

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

日令郡臣義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

大夫臣昌蕭何周昌謹典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譏

度王度通叔迎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入和

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所四

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寃是奉宗廟安天下

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謂者趙堯舉春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李

舜舉夏兕陽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兕五奚反四人各朕

一時大謂者讓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

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及罷疾軍卒祠死事者頗非

時邨罷軍卒之疲於軍者御史大夫晁錯時為時太子

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

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念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至時明言所知以和陰陽

天下幸甚相教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相上輒奏言之○西

山曰月令之書雖起素世然先生之制存焉漢與碩用其畧如春行寬大之令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因類皆本之月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又為宣帝言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入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漢臣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畧皆原於月令云

言得失疏西山真氏曰漢諸儒惟董仲舒以正心正朝廷為武帝言自餘往往於政事畧於人君之身吉所陳

具有本末使宣帝能擇制輔相之刊則所見萬世謂之長策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帝乃視為迂闊使之謝病

免歸惜其吉意以為之下蓋史家操其本指如此非本文也愚曰士有所守則不變以求合無所守則必變以求合孟子以

王道說齊王言雖不行酒堅執仁義之理高鞅以王道說孝公言偶不中則遷刑名之術宣帝雜伯之君也吉以王道陳之帝

以迂闊視之吉寧謝病而歸未嘗以刑名逢帝有軻之心無鞅之詐賢矣我雖然漢唐有帝王天資者文武宣三人文帝雜莊

老故規模粹而不武而帝雜多慈故規模大而正宣帝資稟不如文志氣不如武而又雜以伯道故規模卑而不醇宜王吉

之言不相入也

王吉

本傳吉字揚琅邪阜虞人宣帝徵為博士諫大夫時脩頗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

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疏云云

陛下躬聖賢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听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王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朝會簿書斷獄听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有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罰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典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

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詎偽萌生刑罰無極萌生其節出如草木

之初質撲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

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

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止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本若高宗竊見當已趨務

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則擇焉財典裁同吉意以為

夫婦人倫大剛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

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妖聘妻送

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文漢家列侯尚公主

諸侯則國入承翁主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人名師古曰翁主者言

其父自主嫁使男事女夫誑放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

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得而別尊卑今上下

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

能致治刑措而不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

萌也又言牽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

不仁遠者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驚不

通古今至於積功治入亡益於民此伐擅所為作也

魏詩伐檀刺
不用賢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入可

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

以險視讀古者工不造瑯琊高不通侈靡非工商之

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

指如此上以言迂闊不甚寵異也

控制西羗事奏

愚曰趙堯國有大功重古名將也其
裨蔽西垂如泰山終歲而不可踰震
壓魄真知鈞石鎮重而不可致條盡利害區處事宜
又如抵柱屹立而不可接不貪小利而伐其謀不攻
支黨而伐其文皆老於兵伐者也昔武帝疑事陵悔
行而詔以行期復不能持之以力量又貪浚稽之小
勝以至窘降克國關武賢鈔掠之非捐罕亦闇昧之
過再三詰問嘗不更易而全師得勝安邊之冊卒如

所料堯國力量真可謂國
大臣矣豈時將

趙克國

本傳克國字翁孫隴西上卦人時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竟三十日糧多兵並出
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奪其虛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
冬復擊之天子下其書博議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胡悔反謂遠千

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佗佞何反凡以皆為為來二

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

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商訂度也宋郁曰稍引逐水出入

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

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傷而武賢以為可奪

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勤張

掖日勤皆當此塞有遼谷水草日勤張掖之駱臣恐匈奴與

羗有謀且欲大入幸能安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

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畧故臣愚冊

欲損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

動之宜悔過反善以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俯

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

陳兵利害戴溪曰馬伏波嬰鍊老矣被甲上馬以示可入孟武將餘習雖血氣已衰而心志未能猶思攘臂抵掌貫其餘勇且不復為身慮况慮及國家哉古之名將

未有若趙克國之賢者克國老矣自請為將豈前二公也

我為將不言兵而言國此其可以將名也具其志不在羗

漢嘗窮兵深入二三十年用事夷狄雖士馬物故而慮亦

折北不支就使如章武賢之策出兵破羗羗亦當離解因

弊不足抗漢未至如克國所慮者然克國志不在羗也漢

名將稱衛霍然實無他能專以深追遠討為功又將特輕

銳少年若終軍傳介子華以圖徼倖懷匕首刺人於子精

之間使天喜邊功輕子備生事者非此輩啓之手克國老

臣深識世變不以晚年以為宣帝言此誰當復言者愛惜

民命保護國體使天子知養威持重不折大傷鉞亦足以

制備成功功成晏然而無後患餘補可以活民命存國體

正救其君之心術以為後世用兵之法

趙克國本傳宣帝書敕諫克國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利害云云六月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

置書報從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使軍諭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息澤甚厚非臣
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止已故遺开豪
雕庫宣天子至德界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
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前輩騎五千阻石山木侯
便為寇謂依阻少之木石以自傳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
釋有罪誅正辜起亦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公不足守者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
人今罕羌欲為柳煌酒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
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

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

所治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

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界开之急以

堅其約先擊界羌先零必助之令虜馬肥糧食方饒

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界羌堅其約

合其黨虜交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着

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

多誅之用力數陪臣恐國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

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

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
巧亡所顧念獨思為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零而已則罕开之屬不順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
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
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上屯田奏

倪怒曰禦備莫急於兵屯兵莫急於食食不足則兵不能多兵不能則敵不可遏是固屯田之制可不講也嘗考古今屯田往往皆所一定之所蓋因特制宜而為之宣帝之時先零罕开斛伏結蒙侵擾邊鄙當時議論故畏糧深入一舉而滅之克國知其未可也以為難久不解淫後不息則四夷必有乘其蔽者莫如屯田以金取勝固於浩壘積穀金城庫能破先零下罕开振旅而還屯田不知其勞豈非屯田之利哉○愚曰先儒言韓信

善將兵多多益只是分教明愚謂趙克國善用兵破降四夷只是分教明此一便益之事也兵用幾人粟用幾斛也田利幾倍有漕運幾何破先零幾如架屋者曾中歷歷先有成算振凱以還如抽矢箠中取諸寄耳後諸葛亮用蜀屯用渭濱與克國意合嗚呼皆分教明也

趙克國

本傳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克國其度必壞故罷騎兵屯田以待其蔽作奏未上會得進兵壘書中即將仰惧使克諫克國云云克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為忠言遂奏云云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富生於

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谷十九萬

九千萬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膏二十

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芟乾芻也膏未難久不解繇役不

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為起為明主憂誠
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羗虜易以計破難周兵猝貢也
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元虜故
田及公田民所未墜可二千頃少上下間郵亭多壞
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
矣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反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
弘徒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貳萬七千三
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八屯要害處水斛漕下繕
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
已繕補也浚深治也治隍陌以西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入二十晦田事出謂至春
人出營田也賦

與班
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反屬國胡騎抗健各千倅馬

什二就草倅倂也什二者千
騎則二百一百四為田者遊兵以完入金城郡

益積畜省天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入一

感十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屯田第二奏唐仲友曰乎屯田議無亞夫堅壁事
同獨克國尤難蓋七國事悉免兵諸村

所輕文克國至為非
亞夫仍文章所屬比

趙克國本傳上報曰即如村軍計虜當何時不誅兵
當何時得史就計其便復奏克國上狀云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畏
死死亡一也今虜王其美地薦草薦稠愁於寄託遠
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旣師罷兵萬人留田
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
朞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愛言
去者比七十輩謂羗受克國之言歸相告諭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
臣謹條不出兵流印便益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
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谷威德並行也又因排折

羗虜令不得歸肥肌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
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
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其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
家士奔洎省隍漕谷至臨羗以時示羗虜揚威武傳
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代材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倖不出令及畔之虜窮於
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離遭也墮謂因寒瘡而墜指坐得
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人也內不損
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

南大开小开使生他变之憂十也沿湟隄中道橋令
可至鮮水以治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
也大費既省繇役豫西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
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国材下犬馬齒衰不識
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第三奏

南軒張拭曰漢將孰賢當以趙克国為最

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遽曰兵難遠度碩馳至
金城蓋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經歷之多思慮之深孔
子所謂臨事而惧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
克国則蓋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刑持而為不可動之計其
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於果於殺而不
卹百姓也克国任關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

安邊固強西戎坐消焉此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推鋒折敵
者所可班也及後究其規其模味其風旨遠夫周使察按出
論輦在言一帶時不獨為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相
家而回制度為後世思安養百姓為邦本詩如魏相輦皆當
在其下
風耳

趙克国

本得上復賜報略日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慮攻擾屯兵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親計後

奏克国
云云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穴零羗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百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為慮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嫩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典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校聯不絕

比較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亦有用意何校滅耳周礼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夜成效蓋用閔械開養馬也說文校木同也以木相貫遮

開禽獸今言便兵弩飭饌具烽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送

待勞兵之力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

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曰為必禽之具

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

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

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他是

臣之累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

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

禁臣聞戰不必勝不為接刃政不必取不為勞衆誠

兵令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

兵可也即令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

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恐伏其誅則擇便史

書習於計簿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賊高賊也姦執

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功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

居大位操持也故亡義而有財者頭於世欺謾而善書

者尊於朝謾誑也謾音慢恃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恃亂也故

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

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

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

是為賢耳動目以指物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

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事弟勉其子俗之壞敗

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罪贖求士不

得真賢相守崇財利相諸侯相也守誅不行之所致也今

欲興至治敗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

實及其穢者輒行其誅亡且免官官而不止免則爭尽力為

善貴孝弟賤賈入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

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四海之內

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况

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

因天地之助其於受賜之田猶賤賣以賈賈田與人而更

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

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錢鑄之官亡復以為弊市井勿得敗賈錢買

貴賈田敗除其租銖之律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敗稅祿賜皆

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追尊古法於事便也又

言諸離宮及長樂官衛可減其大半以寬歸役又諸

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

六鉅万宜免為庶人廩食給其食今伐關東戍卒乘北邊

亭塞候望乘登也又欲今迹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

得私敗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壽不得仕宦禹

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

減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

伏其銖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今行禁止海內

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

賢用士開地廣境數十里自見功大威行遠從者欲

從讀曰縱者讀曰嗜用度不足及行一切之變使化法者贖罪入

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

者衆郡國

觀石頭以興明經着節使人致意深自納結至薦禹歷九卿典有所私於此其泛與言無責也至若若頭白建下獄

下大傳常玄成諫大夫貢禹典庭尉雜考效更生前謀排
去計史毀雜親戚今又教人言變事更生坐免為庶人貢
貢助小人而誣君子
又何失言哉

貢禹

禹為御史大夫在位數言得失
書數十上時初元五年

古民亡父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
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
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乃言古
者不以金錢為弊專以於農故一夫不更必有受其
飢者今漢家鑄錢反諸鉄官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鉄
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

其飢也鑿池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舍

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於

此也自五銖錢起已未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

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

東西南北各有智而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

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捋草把手足

胼胝

捋取也把手捋也
胼胝也胼胝也

已奉穀租又出藁稅

藁禾稈也
卿部

私求不可勝供

言卿部之吏又私
有所求不能供之

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

能半貧民雖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留滯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威承德奉厚幣撫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辟嘗曰得亡校五年宜為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慙亦慙字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

誅令臣數得款計愚臣

伏

孰甚不敢避

斧鉞之誅昧

死臣愚惟陛下省察

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誥前言不

便者皆頌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什事利官後將軍數益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

論節儉奏

溫公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長者不勸而遂孝

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其優游不斷諛佞用權當時之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及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戴溪曰帝使即位召用貢禹虛已以待而禹拳拳為帝言節儉數事將順其美而不能正救其失蓋蘭望之周堪以剛不足以感悟上○貢禹以柔不足以大起人意遂使帝傍徨四顧無所倚賴及其末年石頭之執已成雖有遠玄成康衡無如之

何已曰愚曰貢禹當元帝即位之初首從君心上求可謂先攻上身而惜未盡也剛則無慈慈則不剛二者相根而起易之乾君道也易不曰恭儉而曰剛健蓋君而畜天德之剛則由此入恭儉不難漢武帝病於奢而不儉孝元病於柔而不剛人固各有偏也禹之說誠善移其告元帝者告武帝則得而獨以告元帝恐未善也

貢禹

本傳禹字少翁瑯邪人元帝即位徵為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瑯本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繇戍之後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賦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

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瑯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雖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特齊三服官輸物不過

十筭三脹宮主作天子之脹在齊地筭或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脹作工各數

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屬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

萬三工官官費五十萬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古工官室東園匠也上言屬漢主金銀

器是不入三上之數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

之東宮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畫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

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之民所為大飢餓

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又不葬為犬猪所食人至

相食而廐馬食粟若有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克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

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

及棄天下昭帝又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

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坐

減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夫禮逆天心又未

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先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

陛下惡有所言不能自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動也故

使天下承化娶皆大過度取讀諸侯妻妾或至數百

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

曠夫及眾廢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

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陰者大減損乘輿夫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國女亡子者宜悉遣獨社稷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張安城南苑地以為曰獵之園自城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雖謫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無二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

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

隨上下臣禹不復拳拳不敢不盡愚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大漢

減食穀馬水衡減養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廷禹為光祿大夫

論賦筭鑄錢及贖罪之弊

愚曰人有所私者決不敢公於言易曰中心疑者其

辭技然也禹言是多矣不直言朝廷大奸而泛言未節細故臂之沐心不固而僕斷文網於其外其能久乎大口賦之除非不可寬徵也鑄錢之罷非可抑末也以至贖罪之議非不可厚風俗也奈何閭宦專權群邪用是滋危削之根若此數者時其未耳及

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

隊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載故為治者甚

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謂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
奢侈行而仁義也廢陛下誠深念高祖之善醇法大
守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
臣遠放譎佞放出園陵之女罷樂絕鄭聲去甲乙之
帳退為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
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

天下甚幸

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萬出口錢自此始
又罷上林官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

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者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
意此篇經史氏刪削非復本文其云又言又款恐非一時一疏所陳今采其議論

文選補遺卷五

程